

王遵巖集

廿一之二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四	一	三五	漢書
三	六	七四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	一	三五	漢書
七	六	七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574	
冊數	16(8)		
函號	317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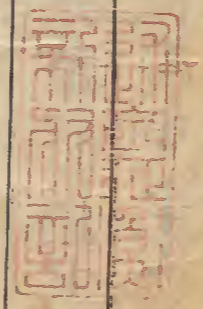
慷慨俊逸
見是欽揚
云得意文
誦。此為
如終緯
陌宛轉抽
引絕無間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序

范母易氏貞節序

淺草文庫



昔夏侯令女不忍曹文叔之死。誓以節自終。為曹氏婦。而迫於父母。至於割截鬢髮。則削耳鼻。然後免乎見奪。嗟夫。彼其愛不出於烈行令名。而苟以保家室之歡。為不失生子者之大願。如是而為人父母兄弟。固亦鄙矣。獨恠令女之節。其英爽足以激發來世。而不能喻當時之親。其惻懇足以悲感仇對。而不見信同體之人。豈其慷慨迫臆。獨立不悶。有以自持。而誠心精意。伏潛著隱。

尚有所未至歟。夫髮斷耳刑形已毀矣。彼區區之愛其女者。猶欲修其已毀之形而飾之。取其必守之節而奪之。豈非其無苟他之志。而猶有可惑之容耶。故使父母疑其容而兼失其心。令女亦知以容自累也。故其計出於殘膚傷體而後得免。嗚呼。可以為難矣。然其志靡他。而容至於召疑。是其所為苟難者。亦所以為未至歟。令女之事。余每以是悲之。迺今得見節婦易氏。益因以有感云。始易氏之歸於范氏。而其夫君錫早死。又無子。以為養也。其舅姑固以為不能終為范氏婦。欲再圖其所。居易氏賦栢舟之詩。以死自誓。其兄易愧虛先生與其

夫弟范玉泉君者。友也。先生以責其友。范君以諫其父。而易氏之志。得以不奪。無殘膚傷體之痛。而志喻於內外之親。孝養慈育。備有令善。余是以知易氏之節。非徒慷慨迫臆。足以自持。而精意誠心。獨有至者。蓋其所守。與令女同。而其所得。則令女有不及也。嗟乎。閨閣帷第。潛移默感。其歎歎。有出乎情。有循乎禮義。其擗標。哭泣有動於慾。有激於倫常。其然其否。隙露端引。如鼓室中之鐘。聲音不能匿。笑貌不能藏。兄不得以苟信其弟。母不得以苟信其子。而舅姑顧得以苟信其婦哉。後世之士。好以苟難為賢。震異尚刻之行。駭於聽而怵於

則段言貞
即之難後
段言貞節
者不可使
一湮沒者
不遇之恨
一意皆從

詩與春秋
四翻出
疏傳與春秋
於所載生也
禮新章
以言之論曰
之道是節宗

視易至於有述。精誠篤至。窮微徹幽。非知德者不能辨也。故予序易氏之節。與令女論而著之。使世之士知其志。靡他。不愧於令女。而其行之難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裴母周氏貞節序

古載籍可見。其辨於婦人女子之事。莫詩詳矣。事之大者。宜莫如節。禮所謂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為婦德。而所以事人者也。今考其詩。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詩之所載。自芣蘋湘藻。求桑采蕨。抱衾宜鴈。雜佩畜旨。敬一職而勤細事。既皆錄於師氏。仲尼存之以為教。不宜

詳小而顧畧於大。豈詩之所載。皆婦人之所能言者。其以節自全者。或偶不能言。師氏無從采而仲尼亦不得而存之。歟。至於春秋所書。終始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又何其靳也。蓋其書法與詩不同。閭閻井邑。民庶之事。不從於赴告。雖欲書之。而有不得歟。然諸侯公卿夫人。有家國之佐。範於禮而約於訓。尤宜有以自全。而其可書之靳如此。况於庶民之末哉。而彼生於教。明俗刑之時。其有節與敬職而勤事者。宜無不能言。又不宜其偶不能言者。即為有節也。由是以推而節之難全也。益可見矣。以彼世之盛若此。而世之後者可知矣。中國

詩經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六

若此。而地之遠者。又可知矣。吾所爲序者。始興裴母周氏。蓋婦人之有節者也。觀其不二其心。於生死存亡之變。而確然以禮自防。皎白完善。終免於凌暴點汙之患。力撫其子。督使有立。門戶起而宗祊延。亦其才足以輔其志。而能然歟。以時之。今地之遠。而其人若此。豈不尤爲難哉。吾蓋有感矣。夫詩之於民庶。得詳矣。其有節而可載者。以不能言而不與存。春秋所書。不必其能爲言也。又以民庶之賤。而不得列。則彼婦人之有節。而幸生於詩與春秋之時。猶有不遇之恨也。而仲尼之於是書。其於欲搜著內美。以顯垂陰教之意。其亦不能無憾矣。

乎。吾之於周氏。其敢謂使之無不遇哉。然而闡發幽側。以輔翼世教。固將學於仲尼者也。方求夫事之可載者。使見於文。安得以其生之微。而廢之。吾之爲此序。其亦竊有取乎。仲尼之旨。而周氏之果。不爲不遇也。

節婦何氏敦獎序

凡有淑美卓傑之跡。而著以爲世勸。其明有衆人之論。其嚴有君子之書。而其榮有王者之制。王者之制。與衆人之論。有得有失。每爲勝負。而君子者。常持所書。以低昂於其間。是非出乎衆人。予奪作於王者。美刺之權。則君子之所有事也。蓋有苟獲王者之制。而違衆人之論。

何氏已沒
以作序似
基表

則君子刺之。以救衆人之所負。雖其苟獲。有不爲榮者焉。蓋有同得乎衆人之論。而不蒙王者之制。則君子美之。以助衆人之所勝。雖其不蒙。有不爲不榮者焉。其論是其制奪。其論非其制予。是論之公。而制之私也。故君子得以美其所奪。而刺其所予。有制之公。而亦不得予其所是焉。則君子蓋歎之。迺從而美之。如吾友王思順之母何氏。豈非吾之所歎者乎。婦有不幸其夫死。而不忍死其夫。育其遺孤。養其父母。完其身。以歸見死者。而心不作。是淑美之德。而卓傑之行也。國家有旌節之典。載在制令。以待四方之。以其事來請。而予之。然其制令

曰。必年踰五十。王母之節。皦然白著。而年未五十以卒。吏於是土者。莫不聞其節。其爲是土之民者。莫不以王母之節聞。而亦莫之請也。夫有淑德卓行。足爲世勸。而不得著以勸於世者。制不設於上。而論不行於下也。上無其制。下之論誠行。不得強而爲之。下無其論。上之制誠設。烏乎知而取之。旌節之典。制之所載也。王母之節。論之所同與也。然以年不及令。而不得請。豈非制之公。而衆論之是。亦有不得予之者乎。此君子之所爲歎。而郡侯邑大夫所爲致禮而敦獎也。君子之書於是乎。不可不行於其間矣。王者之制。有可以化裁。而衆人之論

必至於磨滅。化裁者不可知。而磨滅者可坐而計。其不
化裁乎。而論存也。固可以勸於世。其化裁乎。而論不存
也。則世之欲勸者。尤病之。如是。而君子之書。蓋不可以
已矣。予非敢謂君子。而王母之節。宜著於世。以為勸眾
人之論。有時而泯泯無聞。辭乎。君子之名。使淑德卓行
不著。而世無所勸。則亦吾黨之罪焉。故為之書。曰何氏
晉江人。生十七而嫁。為鄉進士王忠先生妻。嫁七年而
王先生歿。其子天錫君尚在腹中。何氏知以大義自斷。
不為迫臆摧決。急於一殉。以絕先生後。而待天錫之生。
含哀致毀。以禮自防。無一發齒舉足之過。以敗其志。先

生復生。質之不慚。其言動有法。事舅姑孝敬。愛子能訓。
之以義。具有令德。而其節尤著。鄉人莫不稱為王節婦。
云。

贈韋孝子序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果其以迹為嫌。如言禮
家所云耶。必不然也。由王政所施之義。推之。則寡者方
與孤獨而鰥者。先在振收救助之數。由君子之心行之。
則廣其同體之愛。以急無告。為之周旋。維護其所生。宜
加隆於不孤之子也。今乃以其母之無夫也。而嫌焉。而
不敢友其未有見之子。豈先王設教之旨哉。夫嫌之為

伯孝子之能
自較聞譽
發明經意
故通篇俱
用論體。
起處兩段
一反一正入
題後亦兩

卷之三十一
七
旺

段一合一
開末用數
語總結

義有存於禮者。謹男女之別。明內外授受之儀。蓋自有節。而豈以寡者之家為不可入也。且人子之能有見者。何從修哉。必有師友之益。以資開發。輔植立。而後可以有見於世也。今必俟其見。而後友之。則為子於寡母之懷者。非生而有知。凡待教而善。須友而有成者。終不得有友也。其果近於人情哉。先王之教。未嘗不欲人之子。皆有成。而尤望於寡者之子之至。蓋其失嚴父之訓。無所親稟。而易惰。非峻為之儆。則無以發其志。而以仁孝之情求之。則其母子相依之間。上靡有怙。外何所從。其哀思於烝夜。勤瘁於難厄。宜痛有以懲。恣其精神。尅艾

之意氣。而感發於修為。視有怙之子。當百倍焉。顧不能勇於自立。而藐無善狀。能聲可稱於人。斯亦不足友也。已。其言蓋曰。為寡母之子。而不能自立。以有聞。則君子之所棄矣。斯義也。固若責之過備。其為深憫重恤乎。斯人之子。顧為獨至也。此設教之旨也。吾持是以論於今。尤不敢忽乎斯人。而於鄉獨得常君。君之母早寡。專一室以幽居。備嘗百瘁。貞心匪石。彌堅而不可轉。君感母之苦也。矢必為君子。一跬步一發語。而不敢忘母朝夕乎左右之養。而視聽於形聲之微。蓋無可違之志。亦靡有不用之勞矣。宗族鄉黨。皆以君為孝子。不間於彼此。

之口。觀君所以謹四體之保。至於夙興夜寐。不徑不游。稟乎臨淵履冰之懼也。思檢其言行之過。則不敢慢惡於人。嚴輿臺如賓。煦稗狂若長者。而傲言侮行。不敢出於口。而設於躬也。斯亦可謂自力而能以善聞者矣。吾方敬而事之。而奚友之足云。抑又有感矣。古之所謂見者。皆必有顯名盛位焉。蓋士修於家。君必求之。求則無不得者。而命數及之。故得以兼名位而稱有見也。後世忽士而不求。閭巷隱約自修。有老死於簷戶奧涌之下而已。故以君之自力。克敦天地之經。以立百行之本。而不免為鄉里窮人。亦其所處之時然也。時之既降。則徒知顯名盛位之為見。而見之在於自修。力為善者。有莫之知矣。故予特著之文。以為君贈。使人知古之設禮者。所望於寡者之子之。至其義如此。又以知所謂見者。其實不在彼。而在此也。

周蓮坡公榮封序

跡混而人殊庸者之所忽。而智者之所明也。今夫材不試於事。而虛有其職之號。食不及其祿。而遙有其秩之寵。上之人無所擇。而畀之以為是其子。若孫所得之職之秩。而還以與其祖父無所費。吾之噐與名。而可以為其人之榮也。下之人不必量而受之。以為是吾之子。若

孫所得之職之秩而推以及吾之爲祖父者非有待於
賢且能而可以安享乎上之賜也是今之所謂封官者
也且夫不試於事而不食其祿者豈必皆無能之人哉
蓋有懷藏道德重其身而不出遺逸於世而不憫者矣
亦有挾長負奇屢奸於時而不一遇齟齬坎輾無所發
憤而歛志以窮者矣重其身者無所慕於外非虛職遙
秩所得而榮之也歛志以窮者志在於効長見奇而不
肯以虛職遙秩自樂爲榮者也然而上之人以是畀之
則不得辭故有召之而不至官之而不屈而無有封之
而不受者是懷藏道德與挾長負奇之人苟有其子若

孫所得職秩推以及之則無異於無能之人之所蒙者
也此非所謂其跡混而非常人之所能知者耶吳郡崑
山周蓮坡公其子大禮君爲興化府知府 天子嘉其
久勞於外善於持身謹法以仁其民也優以褒典授公
以其子官以慰其子之勤而且以爲寵焉於是公亦爲
興化府知府尊于家公之夫人晏氏尊爲恭人鄉人無
不爲公與夫人榮者公方澹乎其深藏冲乎其善下守
其履素之原而忘夫外來之益重珪累組之華其躬曾
不加於草衣芟裳之陋雕較文茵之愉其體不以易乎
穴居石卧之顛而漠然不知名寵之貴錫賜之羨也豈

非其志欲以有為不以虛得其職秩為榮而其自樂之道有不得而榮之者耶雖然所謂有道者不敢過於自肆而傲上之賜有志者喜於繼之有人而不必其身之自為公烏得無以為榮乎哉公之所以為榮者如是是所以為殊於人也興化君之僚郡丞吳君節推章君嚴事其長之賢本其所自而幸其所蒙之盛也欲有以贈公而余為之序如此公其不以余為庸人之知哉其以余之言謂有以明之哉

送都指揮俞君志輔序

生當封萬戶侯死當以革裹尸此古之英雄貪功殉節

俞公固奇士先生知得真寶故

作痛切語不作門面語

者所為慷慨而自許也其生以封侯為悅不惜一死以求侯既得侯矣又烏能死哉狗馬實於外廐王帛羨於內府子女聲色之美充於下陳耳目之好既以給矣口體之養既以備矣患日之不足而已又烏能死哉非獨然也其始所為犯難而忘死者志固不在死而在侯也然而有死者矣所謂以此始終者其事有所不免而豈其所自許者然哉慷慨之士不絕於世矜奮而自許吾將何以信之曰其事有在乎犯難而志不存於求侯者吾將以是而信之矣自國家以武舉求天下之虎臣幾百年而吾泉州未有應者吾友俞君志輔奮然而出

此說命君所為見其志

以百戶中其科。居常作止動息與兵為徒。擊劔馳梁。適於持楯之嬉。關弓舍矢。狎於投礮之娛。擐甲戴胄而踞鞍馬。若衽枕席而便紈綺也。其為千戶於金門。為守備都指揮於汀漳。所至與士卒同甘苦。爨無精稻。厨無度肉。而營伍之井。區庖必善具。拊循勞勉。人人必至。惟恐傷之。其誠心惻怛。發於中而周於外。不徒色之仁。詞之厚而已。予見其所為。嘗駭之曰。所為大將者。視方略計數如何。烏在自操凶器。與卒伍爭技而較勇。則是身不勝衣。射不穿札者。不得將上軍而冠征南歟。號令明而威嚴致。則市召烏合之夫。可使前死。必人人得其心。

而後與之蹈白刃。彼行厨棄梁肉。而士有饑色者。非漢之名將哉。君所以復予。則謂凡吾所為。必始於盡已。不習其事而苟據其權。不得其心而欲用其力。吾以為於已不盡。故不為也。今使方畧計數明矣。而且習兵事。號令威嚴振矣。而又得士心。不充為兼備而無患哉。且古之不夙習兵。而堪將。不素養士而立勲者。推轂而出。鑿凶門而前行。其權得以斬艾磔裂人。而無所制於法。故能以威使衆。而可以有功。今將無殺人之權。而制之者多。又將率之。而與之共死。苟為不素畜其心。則有渙然而走耳。士誠與我。而自不習其事。悍然率而為之。先是

委虎以肉也。吾雖不愛死，乃當以不習兵死哉。以其所言考其所為，豈果以狗馬玉帛聲色子女干其志耶。吾信君之能死也。以此今償軍亡將之釁，屢見於邈上方。聞鼓鞶而思將帥，行且召君，必不愛高爵以酬立功之臣。君既習兵而素拊士，所向宜無不成功。君固當侯而無所致其死，吾之說將不驗。吾誠信君，而人將不信吾之言。人固不吾信，而吾尤自信其信之也不妄。於君之為僉書都指揮於廣東也，序以為贈。

贈趙千戶序

異時武人之容，冠緞冠，佩魚服，短後之衣，撫劍而語難飲，酒呶號視直而不能側，聲高而不能下手，足之力有餘，健而不可制，則蹴踔蹶張，投石超距，以泄其悁，意而宣其氣，卑躬俛首，覲顏笑而柔聲，音飄紳襜，袂與人為俯仰，非其事也。未寧衛右所千戶趙君伯齡，世武人，宜有其容，以吾所見皆反之何也。異時武人其容如彼，其所為亦且暴戾恣睢，忿枝所至，輒批搏人，以自快嗜財悅色，則攫取挾狎而無所憚，時平久而文法行，往往見為背惡上之人，輒操文法以困苦戮辱之，於是武人之容為世大詬，不思其為則非，而其容則是彼其懲之之過而斲以自免，輒改其容以趨媚於世，而求容乎上，雖

其進退蹈舞不驚人之耳目而矯強果奮之氣無復異時之効不亦可患也與且其容非矣而其所爲亦卒不能大變於其舊是兩失之也伯齡細謹自飭以恩意拊士卒如恐有傷尤廉於財貧而不侵乎下其所爲是矣予獨怪其容之反也豈非思自表見以趨世而冀上之用乎然竟落落群伍中無以自異事任不及而材勇無所試飲酒不得醉醉亦不敢狂語徒飄紳襜袂與人爲俯仰以銷沮其氣良可悲也文法之盛背惡者不得肆而歛飭者亦無以自異將使武人何所視哉吾甚患之故有以贈趙君

送贊畫陳百戶序

善騎者不忘馳善射者不忘彀彼其體習於銜轡玦璠之具而心悅乎鏜控縱送之能使其約束委頓於衢巷里門曲躡而跼躒不出一室目窮於前堵而足極乎四隅越月踰時而不得一逞則倏然而不樂故見平岡峻坂則思介馬而驟見廣場易圃則思夾拾而起有其技者固喜利其用也勇敢武毅之士矜鬪樂戰按劍而語喜難而幸危聽鼓鼙而意奮撫介冑而色厲居閒無事常有死封疆之心今將使之酣豢於甕盎盆缶之間據妻抱子以老而溘然盡一息於床簟之上宜其有所不

行
心委曲
動此文
極有開闔
有抑揚熟
况摹倣作
自無窮

樂也。泉州衛百戶陳君經綸，毅然有勇武人也。百戶固小校，而泉州又內地，君雖矜鬪樂戰，而無所用其勇。一日以事至都下，自言於兵部，乞隸兩廣軍門為贊畫官。軍門所轄五管，巖峒牙踞，蠻徭雜種之所蕃育，人質而獸知，挺挺呼嘯，所在而有。無日不用兵，君之好勇而得隸於此，此亦騎者之平岡峻坂，射者之廣場易圃也。有閑習之技，而得便利之地，心動於鼓鼙之譟，氣盈於介冑之肅，何其壯也。然亦可謂樂矣。君為此乞固死是求，計反顧而慮還踵，豈君所以求往之志哉。然今司馬中丞張淨峰公實為兩廣總制，吾聞張公在鎮，經文緯武，

以仁義行師，既已擇其大憝巨酋之不可化服者，蒐薙而誅斬之，其可以化服者，皆以人畜之，不絕以獸。雍容守俎，而偃戈休甲，訖威聲於四遐。君誠矜鬪樂戰，而寇發益稀，兵不輒出，雖時有所用，其勇而已。不愜其矜樂之志矣。張公於用兵，每以律授將佐，不得越教誡，違期約，妄有所事，常節其黷而養其銳，不以窮武力為功用。能軍無躁敗，賊無濫殺，君誠好勇，其有所用之，亦且善勝而完歸。又安所得死矣。君於此，毋乃有不樂哉。夫所為寢食不忘死者，壯士之志也。將死之求，求死而不得，則為之不樂。每乃過於壯，而苟蹈一夫之勇歟。予既壯

君往得其地。而又幸其所事之得人。勇有所用而死之。無所也。為序以送之。無使其過於壯而有所不樂也。

送葉生士直還吳序

古者人子之養其親也。其節至繁而其事至勞。寢起坐衽溫清向趾之適。其宜紛。斲刀礪鐻。燧箴管槃。棗之備。其用肉魚棗栗桃柎。脫作新撰。膽鑽之辨。其治。饘醢酒醴。芼燂燂。湯潘。浙免。菹脂。澹之。悉其物。其朝夕之勤。則蚤作晏息。而不得休。其視聽之專。一則無聲無形。而耳目將營之。其亦為繁且勞矣。又當從事於學。出與其鄉之俊。選相群而樂。以歲時朝其長老。卿大夫習其射饗。

燕食以知上功。尊齒之教。詩書禮樂之術。順四時而歌誦。蹈舞之。其所游居進退。不於塾序。則於學。不在國中。則在郊。既入而為其繁節勞事。以左右於父母之養。出而從事於學。其趨術博而用功多。又如此。其為養也。非獨少時然也。至於壯而已老。而孝敬不敢衰。其為學也。非獨其長時然也。自其幼學就傳。而居宿已離於幃闥。宜乎其不能兩得而兼至也。然古之制。無越鄉之業。其子弟未嘗離父兄之側。其父兄之貴。而命於朝者。亦為仕於其鄉耳。子弟之孝。而能養材而好學者。入則悅其親。出則敬其師。而樂其朋。其力足以兩得其情。無有不

至也今之爲仕無在其鄉者父兄苟不仕而使子弟學焉則有躡籬負笈裹糧而馳四方常有不得養其父母之歎其仕而子弟從之則往往視其仕國之人如異域之不可以目接而面覲也深居簡出匿崇巖而守空虛雖左右之養得矣而常苦於學之難兼彼其學而廢養者固不養之責耳其養而不得兼於學者豈非時習之失拘曲之說勝而大公之道微耶余用是有慕於葉生矣葉生吳人也其尊翁素峰公始仕爲泉州節推而生來省於郡邸公之爲郡不以拘文曲法自蔽其刑旣明其令旣行則進邑士之聰明材敏有志於學者語之以

禮樂之事道德之言士之聞其語雖感動興發大小異等然睹於至意而漸於太和莫不忻忻然如弟子之立於嚴師明傳之前而不知其爲吏於吾土也公亦喜其教之著而人之從乃使其子出見鄉縉紳先生暇則與諸士游談詩問禮考德正業不在乎術序黨序之間而有藏修游息之益亦可爲兩得而兼至矣古人兩得之者以父兄之仕之在其鄉也葉生游於他邦舉養與學而兼至焉信乎人之樂有賢父兄也哉公旣命生以歸奉丘廟戒日將行矣諸士謀所以贈之而來請於予夫生辭親而歸旣息乎就養之勤無繁節勞事以役其形

通鑑文集 卷之二十一
氣則於爲學功宜益專他日德行成而名聞達泉之士
將有望其聲光思從之游而不可得若是雖不朝夕乎
親之側其於爲養也大矣生乎勉之哉

南澗徐老先生官邸就養序

仕不主乎已而主乎親此天性之至之所能也養不主
乎子而主乎已非盛德之至不能也士之仕也秩祿之
寵存乎目前而名勢之榮誘於他日不以其身之便賴
其官而惟以得事其親爲悅者吾嘗謂不可見其人而
於今見之開化徐君是也徐君奉其父南澗先生以爲
甌寧不知有人民社稷之貴而樂於得事其親可謂篤

於天性行人之所難矣而先生之所以樂其子之養者
如何也先生心撫乎四海之內而慾足於一區之間慮
貫乎百世之後而功密於一息之頃足之所蹈日之所
及無非斯土固不知太末之爲吾鄉建州之爲他國又
不知甌寧之爲邑治其子之爲官於斯而吾之爲其子
奉以來也邱舍之深巖不異乎逆旅郵館之閱宿郭郭
之浩穰不異乎巖穴谿谷之幽栖蓋其所自樂者充於
中而不繫乎外之物故士民之欲見者未嘗不可得見
又不可得而妄見也其見之也非以洽流俗之權其不
可妄見也亦非以示形迹之介蓋有道存焉故士民之

加敬愛於先生其知之者以爲信已之守其不知者以爲全子之名先生之聞之也啞然以笑謂不知者之度我固謬而知者之譽我亦疏焉而不精也養不主乎子而主乎已其道如是盛德之至如先生可以爲天下之父矣先生少而勤行壯而向道踰疆艾而益進垂老安焉而不倦年幾九十精神盈溢氣舒而體愉吾知其不在於鬻簋七筓之奉之養矣甌寧君志業敏茂功名將益顯秩祿之來山增川至而不可禦是皆不足以發先生之一眴其所主乎已者閱百歲而如旦夜也某生晚而地遠不及見先生諸生之從予游者近出甌寧君門下爲道其所以然故序以爲先生贈以寓致區區仰慕之私云

送都閩唐見榕之任貴州序

天下之安危異勢而武事因時以爲重輕方其重也智勇有所用則好功喜事者樂於得爲及其不用而見輕則優游揖讓不待材智勇力可以媮愒日月而無他憂雖其所處有能與不能之別而皆謂之易處惟夫安平無事而有不測之危旣不可以苟居竊食以幸無憂而智勇之用常患於上格旁沮而有墮觸讒譏墨罹繩網之防而欲以武事求見於其時者爲處於天下之至難

方用其智勇於有事之際審計決機制勝敵愾昭乎有
可紀之績而安平無事其於折衝精神銷弭萌孽亦不
爲無所資於智勇彼媮日月以幸無憂者徂時習安之
弊然也今天下之勢可謂至安矣土宇之廣生聚之蕃
彌天極地雖遐僻險絕如貴州古所不得有者亦置守
設尉比於內地而兵戎備禦總以都指揮使司之尊蓋
侔於古者開闢建節授斧鉞使專征伐之寄也俗恬民
嬉之乂戈鈍甲朽弓弛其韞矢插於服以都指揮攝使
於斯司者舍其桓桓赴赴而習爲濟濟蹒蹒之容文法
之無議儀節之可選而以爲賢矣故受之者無患於難
爲兵部亦不難於與之吾獨以爲今猶有難者有安形
而危機已伏乎其間非晏然竊食苟居之時也唐見榕
君由汀漳守備擢爲貴州都指揮僉書其司事唐君知
謹職守慎名法斷斷乎檢約其身斷可不掛於吏議其
文采之華暢器識之妙敏以自藻潤藩飾有足愛悅良
可稱賢於今而有餘君之自處其欲爲于于而居泄泄
而食則亦可以幸日月於無他憂誠思其難而耻爲苟
且竊也則折衝之威銷弭之術有資於智勇爲不少矣
潛深參伍而不爲狙獮之機果毅奮揚而不爲頑麓之
技此善用智勇者也君誠能此則不測之危默消坐鎮

於隱伏之中不至於有事無復可紀之蹟而與世爲安
雖謹畏於文法雍容於儀節從藩臬大夫出入諷議之
餘所謂智不得而有名勇不得而有功而豈爲苟且竊
也哉鄉縉紳先生嘉唐君之能自致其身於顯榮喜兵
部之用材重爲貴州大闢得人賀也交欲有以贈君子
於君尤雅也故爲之序

送詩人沈青門序

時人之不偶者有性靈觸發之能而無物役拘糾之害
此天民之佚樂者矣其視貴富之人宜如檻狽牢豕閔
然于中而不足近名器寵數俗所謂尊華者皆瓦礫塗

炭瑣屑而朽穢也然予觀唐世詩人不偶者顧不以謁
顯者爲戒呈卷投軸左睨右矚幾幸一遇如秦關燕壁
遊說之客結軫馳叩朝失於此而暮冀乎彼皇皇然若
有所迫而不得休吾未見其能樂也其時公卿得以薦
士節鎮得以辟官故不偶之詩人雖失意於場屋而多
僥倖於薦辟斯人也之與顯者遊固其詞藝矜美相爲
標致而藉援恃力之圖爲不淺矣彼顯者皆有才學詞
章名一時其吟詠風格非出不偶者下也顧能不愛屈
已以成不偶者之名如張燕公之於孟浩然賀監之於
李白柳子厚之於符載杜牧之於張仲吉殆不可勝舉

以斯論之唐世詩人淪落江湖者未可爲貴而諸顯者能成人之名其道有足尚矣近世風騷將絕江湖之上有能爲詩歌視唐世難得何啻千百而一二也而士大夫取高資都盛位蓋有不能爲詩者以顯者所少在此而江湖之士難得又如彼相求之跡固當在此而不當在彼矣且此之與彼遊也無薦引之門無辟用之途彼亦無所藉恃於此而倡和往反之間果相矜於藝而非有皇皇之冀矣江湖淪落之人誠可大貴於今之時而士大夫往往不知所以成其名以自附於唐之顯者豈不過哉錢塘青門山人沈仕江湖之能詩者也自壯而強行遊四方多與貴富之人遊其能屈已以成青門之名宜必有之吾未之及知而知青門無所藉恃於諸顯者以其來遊閩中之跡推見之也青門入閩泉袍布衾從一僮僮面而微跛踽踽然憊也唐之以詩謁顯者一見則欲廢其半餉之享輟其一姬之貲如執券責負傲然必得何至如青門之憊也予用是知今之顯者之所以遇江湖淪落之人矣予閒居寂寞絕意當世好事之徒顧辱青門枉與之遊予之不能有益於青門可知已獨不難屈已以爲之重而又非有文章之名也雖俯躬匍匐胡能增昂青門之錙銖爲青門計當且改圖度幾

有遇也青門顧謂予曰斯行遇公歸亦將終隱矣不復
有望於餘人也斯言其為謾耶其非謾也則青門之踽
踽南行而窮宜矣古有得人一雙之璧百鎰之金盼若
毫毛惟以一言之知為重此豪士佳公子之所為非所
以施之今也青門行四方受雙璧百鎰於人宜不少矣
今乃持嶺外迂廢無用之人一紙之序以歸曰可以終
隱也青門雖自不為謾世其不有以為謾者乎是可笑
也

送聞寂海上人序

佛氏見距於儒非以其好廣大宮室珍美服食聚不耕
之身而為放恣如近世所名學佛之徒也彈力於性地
會精於心源謂之高大微眇而毫髮千里之間此其所
以為吾儒距者也近世名徒於佛者何如哉惟其宮室
服食之知而隈下惰窳無復小慧他能以為放恣矣士
之名儒者猶睢睢盱盱詞費氣盛以距佛為功是佛之
得距於儒既非其所以取距而儒之力距乎佛尤失其
所以為距矣不亦謬而可笑哉其間固有屏絕聲色禁
耳目之邪淡節臭味裁口腹之慾約身勞體以自苦刻
居無尋丈之安而行有山跋谷涉之勤屬屬然奉其教
之所謂戒者以求別於其徒士者且以為世所難得交

佛老功佈
下其不耕
不織放恣
之岸固得

而難辨者
在于明心
見性毫忽
千里之間耳
楊墨高
縱橫

誦不足
距告子之
徒難辯而
於陵之流
不難辯也

禮而多譽之。彼亦以此自賢。沾然內勝。謂足以抗吾道。而存其教。如吾所見漳州開元閒寂上人智海。殆庶幾其人矣。佛之爲言。固存於其經。以大小分教。乘而明聖賢之差別。則守戒不失。蹈人之所極難。猶不足語於下乘之數。蓋自東土所傳離祖而爲宗者。未可望其門墻。視彼迦葉以下二十七人一鐙之照。西土相續。如其經所稱云者。又未知羊牛之車。相去如何耳。文吾儒之所距。則摩揭掩室片詞。俱氓之旨。乃足以深攻細拆。而與之較。同異於毫髮之間。如上人所守。非獨其教之末。亦吾道之所不足。致距也。上人於佛氏之經。該誦而精講。

良亦勤且博矣。其言固在。苟求之而思之。而得究其所至。將必有以抗吾道而特存吾方。距之不暇。而暇與之遊哉。上人勉之。然吾亦懼夫所以自爲者。不至他日復見上人。無所操以爲息。邪放淫之本力。不足以有距。而卒爲上人之道所抗也。吾與上人交當勉之。

送章心壺序

予閒居抱疾。凡吾土之名能醫。與以醫行過吾土。予未嘗不致而見之。各售其方。藥弭雜投。徒以予腹爲試方之壑。童子疲於取水。束火之役。嚙若之臭。達於墻戶。查滓之棄餘。積若小丘。而予疾如故。醫者方且援証古經。

考易者不
言易紅其
例者固未
者數也
又有飄然
思較在歐

陳說素難。上言天和陰陽六氣之宜。下言血脉虛實寒暖五臟九竅之變。惟恐不終售其方。而僥倖萬一。冀其試之獲中也。予既困於藥。稍謝諸醫。疏食飲水。聊以永日。自是雖不敢倦於致醫。而良以藥為戒矣。一日客有言餘姚章心壺之醫者。因致而與之談。未卽叩其術。非不欲叩也。蓋將齋意澡慮。脩其誠心。以待他日再見。而後請焉。又將節宣起居。從容旬日。庶幾脉安於體。使之一診而可得其要也。章君坐久。鑑予之色。遽言曰。公之疾將愈矣。可以勿藥矣。吾方非不良。不復為公出矣。繼此數相見。縱談當世之故。與其平生遊寓風土人情之

美惡。其於該涉藝能。辨訂器物。形證而品別之。徃徃有可聽者。未嘗為予言六氣五臟九竅如他醫所云也。予疾亦日日有間。君雖未嘗引以為己功。察其意似陰以予疾間自負也。豈其使予一見而有齋澡修誠之心。與其數見而泛及傍綜世故。形品之談。皆攻療輔燮之所存。而所謂藥物者。不在草木金石之性味治法者。不在烹煎吹咀之劑量耶。於乎君之醫果有以異於予徃時之所致者。雖日與君處。不厭也。而君揖予將歸矣。予疾果日益有間。方謀裹糧遠遊。訪良友於吳越之間。倘與君遇。尚當叩君為予一鑑其色。究斯疾之根本。伏藏消

長分數如何也

選巖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其理精密
獨韓歐不
能為即南豐
伯遜一籌○
選巖云昌黎
人子廟一篇
亦為劣宋李
江袁州歐
陽六一吉州
一記差強人
意二公亦
非其至者曾

選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記

明倫堂記

堯舜在上。設五品之教。振民於飽煖之餘。而免於禽獸
之患。三代循是以建學。為之立其官師。作其宮室。辯其
時物。勅其條法。甚脩而綦隆。而孟軻氏獨知其指曰。所
以明人倫也。民之不可使知。雖堯舜猶病之。而其聰明
彊敏。有材智者。傑然特出於眾人。其材之成。足以踐三
才之道。其過也。至於殄行而驚世。智之至。足以察萬物
之理。其蔽也。則必為邪說。以誣民。先王取而命之曰。士

選巖文集

卷之二十一

時

南豐宜黃筠
州王荊州虔
州慈溪四記
又詞義理茲
盼當為千古
絕筆而王視
曾猶為差賤
與則知此文
揣摹宜黃
均州而更加
稍密者也

而教之於學其所為教有可得言者矣。縞收端尋鞞紳
綦偪之餘而裼襲委垂之宜。琮璜琺瑯齊夏和鸞之節
而步趨周折之度。豆籩簠簋鐘鼓管絃為之器。而酬酢
搏拊以為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為之文。而詠歌講誦
以為業。耳目足以極視備聽。口與手足足以放言恣動。
然所以禁防而開發之者。其為事詳而為物博如此。至
其所以為是詳且博者。其跡可守而其妙不可為其形
可名。而其精不可言。其通於天謂之命。出乎命謂之性。
凝神於不見不聞之表。默化於無聲無臭之中。形器俱
泯。而思為無所。日改月新。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其於所

謂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者。顧若踈濶而不洽。簡
而無當。蓋孔子教於洙泗之濱。述聖道以善其人。待來
者所可聞者文章。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所不可語人而
以待中人以上者。彬彬見於魯論所載。顏曾冉閔之所
答問。曾不少及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而以
孝為問者。游夏二人而已。先王所以造士。孔子所以誨
人。其可言者如此。烏在其為明倫耶。是不可以不知也。
習其教而不知其所以教。由是會其高者。以為發揮於
性命而不悟其為人倫之本。先王之道。使其高也。而出
於人倫是乃所以為異端。而非所以為性命也。守其卑

尊嚴文集

卷之二十一

特

者。以爲該貫乎事物。而不察其爲人倫之用。先王之道。使其卑也。而外於人倫。是乃所以爲曲藝。而非所以爲事物也。德之不一。俗之不同。豈獨學者失其體用哉。以子貢之賢。當其未悟。猶思托於事君事親以求息焉。而少休乎爲道爲學之倦。彼不知其所學者。所以學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大學之道。極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家國天下。固非蠻貊之邦。鳥獸之群也。必有人焉。居其間。非謂之君臣。則謂之父子。非謂之夫婦。則謂之長幼朋友也。人有心知志意之精。主乎內。有耳目手足之動行乎外。非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非之於夫婦。則之

於長幼朋友也。先王之教。使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志意以善其內。又爲之設其文采。備其容器。制其度數。使有以禁防開發。謹其耳目手足。以善其外。其通於性命者。行乎事物。其由於事物者。合乎性命。其學於事物性命者。貫乎人倫。故其於家則父子親長。幼序夫婦別。其於國與天下。則君臣義朋友信。故無一命之爵。無尺土之階。而人物之性。以盡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畢得誠行邪說。無由而作。民生其時。無復震驚誣惑之憂。其於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雖有所不知。而坦然由之。是民之所以親也。親而不能明。民之所以爲下也。明之

而使民親焉。士之所以為上也。泉之有學。國家所建。教學之法。則命於天子。其來非一日矣。士之聰明彊敏。能自致材智以見於世者。往往由之以出。而未有能得其所以教者。郡侯俞公為政。好以德教撫循其民。養其長老而訓其子弟。惓惓於德之不一。俗之不同。以為是有責乎為士者。又不鄙之為不足與進。且知其民之已信而可用也。乃與僚屬咨議叶謀。撤明倫堂之舊而新之。以與士者講習於此堂。而委記於余。余謂古者立教。其具誠設。然所使長治之者。皆賢卿大夫。以其素講之學。成德之行。倡導而鼓舞之。其於化民成材尤易。以侯之賢。專有長治之任。而斯堂之作。及其政成民信之日。士之興起發憤於斯時者。宜益眾。咸思捨舊棄故。以聽侯之所為。雖今之去古遠矣。所以禁防開發之者。其具難以一二追古而心知志意之精。未有求於內而不得也。得於內。未有不得於外也。學之則為士。不學則為民。上下之分。可不勉歟。興造之歲月。則始於壬寅七月己巳。訖於十二月庚寅。金取於帑之羨者。其役鉅體大而費不及民。工不踰時。亦可書也。侯名咨伯。平湖人。由工部郎中出。為今官云。

夏津縣修學記

夏津於山東爲小邑賦入單儉疆理褊迫詩書禮樂之教缺然不興士無以成其聰明碩大之材然俗固專慤不雜重生而慎刑吾師易愧虛先生之令於是邑也力行節儉躬率以德爲之暮年民旣觸其專慤之良相與馴習而悅安乃始謀所以昌明詩書禮樂之教顧惟國家造士之典邑立之學教之所出莫先乎是而學宮傾毀廟宇敝漶不足以居游息起瞻慕慨然有意于作新之事邑固儉迫難以驟役而大費經度盈縮議不煩於衆慮不動於民捐廩斥羨鳩工庀材舉之以次第遲之以歲月明倫之堂先師之廟煥然改飭翼廟之廡側堂之齋環之爲垣樹之爲門與夫庖廩庫廐莫不畢治祭祀宴射之器稍以完善作啓聖祠以應新令拓立學舍若干間以待士之來止而修業者蓋始於戊戌訖於己亥九再閱歲先生於夏津之士民教之欲以成其材愛之不欲傷其力故其籌之如此之勤而就之如此之徐也初余視山東學政先生告余以其本意比余再徙官來河南而先生始以書來述其所以而屬余爲記之余考在昔人材之盛俗化之隆莫如成周之世周之所以教人之法何其詳也自鄉射飲酒養老合樂以至勞農訊獄飲至獻馘之事無不在於學其術則順四時而使

之絃歌蹈舞讀誦辯說習其筋骨於節度之中一其耳目於聲容之間開之盡其物而充之有以達其材防之多其途而養之有以全其性士之行修德成而可以爲世用非獨其質亦先王之所以教之有其具也今之立學其亦有先王之法也哉惟讀誦之存耳而使之作爲文詞以徇程式而求合有司之尺寸則其所存者亦非矣宜乎古之君子有感於古今成材之難易也蓋余聞之先王之道其立之也微其行之也著微者立於不可知之表嘗託於著者以行而著者所以行其所立故雖煩且密而皆有以達人之材盡人之性惟其微故無得而加損而著者可以化裁而變革隆污常因乎時之所宜寬猛常適乎人之所安先王之爲此凡以禁過禦淫去昏撤蔽使人自得其心是以由其法者誦說諷詠則煥然博其理義之趣擊馭拊奏升降俯仰莫不油然而長其莊敬歡愛之情蓋其不慮之知無體之中無聲之和有以自得而然也及教之衰漸以放失學者昧其所立而惟著之習論說之詳聲容之盛益足以失性而叛道其守之愈嚴治之愈精乃所以爲陷深而去遠老聃莊周之徒乃始以聖智禮樂爲疵藝淫技澶漫摘僻以擢亂聰明滑性命撓人心之具如畢且晉筍之足以亂

鳥獸魚鱉於山澤然者其懲之雖過而學者之失性離道宜無所逃於彼之誚也方舜在深山之中鹿豕之與遊木石之與居豈有鐘鼓管籥玉帛俎豆之器簡冊篇詠之文哉然舜用其與野人同者以為聖而莊周之所笑皆游夏之徒學於夫子而一再傳者也夫群於鹿豕而不異野人者不失其為舜而誦法孔子被服周公之文者乃不免為莊氏之所笑學者亦可以反其本矣蓋孔子戒小子以學詩可以興觀而群且怨其實以之事父事君彼其諷詠而誦說者皆吾之性情也禮樂之實孟子嘗言之矣曰以節文而樂夫孝弟而已是所謂本而不可得損益者也嗟乎今之學者以為上之所以教我者非有先王之法也退而同於鄉人固已早矣其有志者必欲反古之道謂不如是不足以為先王之法法未可復而身終於無成亦可謂蔽而不達矣故余於其請文而為之說使夏津之士姑後其所習先立其本以自得其心本之既立則其著者固可以化裁而變革且先王之法自是或因以可復焉無為自貶以同於鄉人空言而妄意乎古也

龍溪縣修學記

龍溪縣有學舊矣。士日遊於其中。忽睹其瓦墁破甃題

議論猶前篇而結構各別

前記明倫堂
政就題起義
此記學故將
士字立極

榮柰楠之堅好華絢。化去腐缺黥黜之陋。如寔始作。一
旦躍然以喜。益起其游歌講習之志者。揭陽林君松為
縣之時。嘉靖之二十六年也。君以寬簡為治。其本以不
擾。其出之於政。不為緩弛而無制。故其意能諭於民。而
亦不敢慢其令。役之於可勞。不待疾聲變色而趨之者。
敏士有其樂。而厲已之毀不作於民。於是士民相與謀
而來乞記。將以載林君之美於無窮。余既不得辭。則為
誦所聞以告焉。蓋余聞之。有生人之道。而無司徒之教。
則衣煖食足。而乃所以陷之於為禽獸。故立之典常。而
設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名。名者實之所居。
而義之所從出也。故為之親義序別信之教。使得其所
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而器物度數容節之
用於有事。其變無窮。而皆其所不可廢。則為之制其器。
具其物。差其度數。飾其容節。使有以應無窮。而待夫人
之有事。其詳至於難勝。而約其目於藝。有六而已。民生
於其時。自心之所知。以及耳目之所覩聞。無越此者。童
幼而習之。至於長身沒齒。而不得變焉。其居處之所常。
則或於肆。於市。於畎畝之中。其業之所治。則或執規矩。
以利器用。通貨賄以遷。有無力稼穡以生穀粟。能否不
以相易。各守其長。而安其所處。彼已無以相羨愧。仡仡

焉竭其壯老之力。以由於司徒之教。而不知其所以為之。此舜之所以命契也。然此所以為教。其倫在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藝在於禮樂射御書數。而其所以然。蓋有可知者。而非民之所及也。於是胄子之教焉。而以命夔。此所謂士。而貴於民。其居處必在於閒燕。其業必在乎期命辯說絃歌蹈舞。而其所以然也。由之者。雖不通於性命而不足貴。而踐習服行之篤。常可以寡過。知之者。之可貴矣。少有蔽偏之弊。雜於其間。必至於拂經賊德。過焉而不止。而徒以繆駘夫由之者之民。故詖遁反側惑世誣民之害。常出於

士。而殄行驚師之戒。尤為當時之所謹。患其蔽陷離迓之情。之不可以驟察而遽得。而明其是非之端於侯。其端既明。撻焉以示其儆。書焉以俟其悔。至其儆之而不威。俟之而不變。則從之。以戮辱徒逆之刑。蓋古者於士。其待之之重。而教之之難。又如此。夫已別於執規矩。通有無力稼穡者。之所業。而居處常在於閒燕矣。豈有暴凶昏黷。以厯聖人之誠。而煩王者之刑。而其聰明才智之過。出於蔽偏之弊。則得罪於聖人。而不免於誅。如彼其嚴。蓋道德之所在。必出於同。而學之不可以苟也。由唐虞以至於周。其間雖更弛壞。而其道未嘗不同。及周

之隆。而其教益明矣。其見於周官司徒之所肄者曰德。曰行。曰藝。皆有六焉。行與藝者之六。蓋民之所同由。而德之列於一。則士者之所獨能也。嗟乎。由其所當為而有所不能。則謂之民而不足貴。而名之曰凡。有能其所能矣。少出於蔽偏。則足以獲罪而無所辭誅。卒不得謂之民。而名之曰頑。惟盡其同由而超然得其所獨能者。而後可謂之士。今之游於學。博其衣裾。冠莪綦斐。于于然挾冊而讀。頌鼓瑟琴而吟謠。蓋古之所謂士也。既已侈然自貴於利器用。遷貨賄。生穀粟者之民。而無所愧矣。其尚因余之所聞思焉。而有寤求其所以為士者。無辱古之所名。而有以興乎今之民也。由是以載林君之美於後。豈有窮哉。

長汀縣學記

學之立否。果有繫於人才之成壞乎哉。五臣十人而下。人才之美。莫春秋時為多。然鄭在王畿之內。學校廢弛。詩人傷焉。子衿之篇。顯著於風。子產為政。輿人頌之。以為能教其子弟者。而毀鄉校之說。獨出於其時。雖其不毀。姑以使好議者往游焉。而非有興起教養之誼也。魯最為禮義之國。泮宮之作。猶待於僖公。其濶絕而寥簡。甚矣。齊晉秦楚之間。又可知也。周之天子。未嘗以貢士。

中否用慶讓之典於諸侯王臣行過侯國以臺池苑囿之崇陂梁道路之第占國之不治不聞以學校不立爲譏而原氏之卿士至以不悅學語於朝其上下之間怠於學校之事如此士之生於其世顧多碩大光明之才大足以用其國其次亦足以從政其臨利害死生之際而節足以有明處進退去就之幾而智足以自決者尤不爲少也西漢立太學設博士詔郡國舉孝廉而增廣學官弟子諸儒經明者得以列學官而雅樂亦盡出獻之三雍有大政事賢良文學與公卿大夫雜議彬彬之盛庶幾乎金口而木舌矣由建武以及本初之元尤留意於斯拓立學舍益置弟子員視西漢有加焉然兩漢之士皆尚通而易渝好異而多蔽故倖得苟免之行成而不槩於名法詭訐矯拂之習勝而不致於實用而其微辭顯義誦傳而闡發者亦未有及乎春秋之世能言者之一二也學之立否信於人才之成壞未有繫也歟嗚呼果其人才之成壞無所與於學之立否則吾將以先王之制爲繆且愚而先王者古之聖人也先王將以道德一天下之民而其秀而可使知者爲可以用其教此士之所以貴而學之所以立也道德之在於教者其講肄有業其辯說有數其蹈舞有節其視聽有物其導之

勤則春夏秋冬有其術而旦晝向晦皆必有所爲其視
之詳則一年二年有其等至於九年之久猶懼其將反
也其勤且詳如此非直以博其口耳之所涉善其手足
之所措而已使其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故其
知之明則通乎天地萬物之奧而無所不盡其才之充
則適乎天下國家之用而無所不得其教之成至於化
俗學之行至於動衆則賡緝周浹範圍鼓舞民莫知其
所以然而皆一於道德及其既衰遺俗緒訓猶足以覺
寤乎有聞者之聰明感奮乎好善者之踐修蓋其學廢
而教猶有存也春秋之世所以成材之多其不以此與
而彼兩漢之士不得預被先王之教徒以建學立師之
廣而亦有以美其才其所就誠愧於春秋而後世莫過
焉使春秋與兩漢之士生於先王之隆其學大備而教
素明則彼所謂碩大光明者當與十人同科而亦豈有
尚通而不槩於法好異而不致於用之過乎春秋之士
由學之隆雖其衰且廢猶得以有聞而好脩兩漢之士
雖所以教者非古特以有學而其才可名於後世學之
果不可以已也去古已遠而爲吏者知急興學之爲務
信乎有志於人才而亦可謂知所以求成之者矣汀州
知府汪君侏長汀知縣祝君一鑑是已長汀故有學而

連巖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一
痺迫弗稱孔子廟亦就圯諸生來學每病其不足以時
居游而聳瞻嚮群聚而謀之久矣吏忽不省汪君以鉅
才爲福郡力益有餘而吾同年友李君遂方以福建左
叅政行部汀州郡以謀告而意克叶因視其學地曰是
其方位據向不爲良也蓋革而圖諸乃攷位於其地之
右畚壤測臬而望之經體面勢言言噲噲不大變徙而
得位之良如遷卜焉乃作文廟乃作明倫堂而祠齋解
舍庖庫廩廐咸以序爲蓋其據向良而規制壯矣祝君
後至尤知原本大吏之意而奉其所營於是斲刻丹雘
之飾煥然完富而新學之美甲於郡中士皆歡喜道說
相携而至以得學其中爲樂汪君不居其功而歸善於
李君以爲非其叶意而決謀則無以卒是役也而又因
李君以來請記夫去古益遠之後有能因當時之法揆
先王之意興學以造士如諸君之所爲者長汀之士其
所遭旣已有過於春秋而不後兩漢矣諸士宜其來學
而樂也然去古益遠先王之教益微將何所稟仰而興
於學耶先王之所教者道德而已其具在乎講肄辯說
之業蹈舞視聽之物而其本在乎精於思而純於氣此
豈以遠而不傳者哉兩漢之士不能盡心乎此而使世
之論者將疑乎學之無繫於成才之數此士之罪也故

余為記以告之嗟乎長汀之士其尚盡心焉務使論者無以咎士而將有以明有司之功也其亦汪君來請之意也歟

松溪縣改建儒學記

古規矩準繩
學者無以為
教者無以為
教守法可以
悟巧趨巧必
至廢法象山
姚江之說未
嘗無見而不
可懸以的者

嘉靖二十四年某月松溪縣學災其時青陽柯公喬遷之方以布政司叅議分守建寧行部至郡縣以灾告馳往視之度閒燕之地以居士使無失業士志其灾乃謀作治之事視其基痺陋而偏於城闈蓋始徙不審士游於陋數十年而不得復因舍今所燬而舊是圖闕侵覈冒故基以得稍市四旁衍地以廣之而作治之基審始

也
二教學之防

為會財所出徵發調集具有條理有司蒙成而已蓋公好學聞道論為世師其見於政事宜與俗更不同如此既會其本末以授知府錢侯懌侯之在郡廉簡溫仁其信於民也久又有所授以從事民亦不戒而來作治未幾而學成矣柯公以書至清源山中屬某為記余辭不能久之而分巡建寧僉事翁公學淵以幣來速文余益不敢當其後柯公由叅議為副使巡海行部漳州予得質以所聞然後敢以其所質者為記蓋嘉靖二十八年七月也錢侯既遷謝侯上箴來代能脩錢侯之美叅議仁和吳公源僉事江寧張公恕並以直清寬大布宣化

理尤加意於學校而以璽書督學於閩者應城周公琬也。周公才學名一時。條教科指。有以作人。松溪之士益勉所聞。以稱諸大夫。嘉育之盛。而某之記適成。記曰。先王設為學校。聚天下之士。教於其中。將以使之自覺。內得於心。以成其性。而有以為天下國家。而其教必謹於形器。悉於名數。自其耳目手足之所感。以為視聽言動之用。皆必有不可亂之節。與不可易之物。非其物則有禁。而不得其節。不苟然以徇也。守之之嚴。防之之密。如郊關市門之譏。非常殆又甚焉。一歲之中。冬夏以習禮樂。春秋以治詩書。無有須臾之頃閒焉。以嬉耳目手足

之用。將舍是而為他。而有所不暇。所為能得於心。高深微眇。耳目不可得而遇。手足不可得而致者。未嘗及焉。彼存其耳目。而其所不可遇者。固已察矣。約其手足。而其所不可致者。固已著矣。其察其著。出於服習而勤修。故能深思而獨得之。其得之也難。則其修之也益固。可以持久而不勦。如是而處詖邪恠譎之時。接乎姦亂之聲。色。淫。慝。之。禮。樂。固。可以。不。變。况。於。其。防。守。之。嚴。且。密。哉。其教足以成人之材。已成之才。又足以為教。姦亂淫慝之術。不得出於其間。一有出焉。則其材之既成。有以燭知其害。攻距之。不去不已。而所設之教。又得與夫所

成○之○材○交○存○而○不○喪○。旁○皇○周○浹○。至○於○廣○遠○。則○荒○陋○遐○阻○。
 四○達○而○無○所○不○被○。漸○馴○庚○績○。至○於○悠○久○。則○歷○世○改○物○而○
 流○風○遺○俗○。可○以○詠○思○。興○起○於○不○泯○。蓋○三○代○之○治○之○極○而○
 學○之○成○如○此○。由○周○之○衰○。先○王○教○人○之○法○。相○屬○而○盡○。壞○人○
 之○耳○目○手○足○之○用○。自○為○其○物○。而○貿○然○莫○之○為○節○。苟○簡○殘○
 缺○之○餘○。猥○以○自○恕○於○卑○陋○。而○便○其○縱○弛○。易○肆○之○私○。而○才○
 辯○彊○力○之○出○於○衆○者○。始○有○不○安○之○心○。以○其○物○之○無○所○遵○。
 其○節○之○無○所○做○。徒○以○妄○意○於○高○深○微○。恥○以○為○可○得○。而○遇○
 且○致○也○。奇○詭○談○詭○。日○作○於○形○器○。紛○然○以○驚○瞽○當○世○之○民○。
 如○是○者○。皆○見○為○才○。而○足○以○易○於○天○下○。振○矜○其○所○不○可○得○。

遇○者○而○形○之○於○耳○目○。未○嘗○有○察○也○。道○說○其○所○不○可○得○。致○
 者○而○措○之○於○手○足○。未○嘗○有○著○也○。其○卒○歸○於○卑○陋○。而○適○所○
 以○為○縱○弛○。自○便○而○已○。蓋○孔○子○興○於○洙○泗○。與○三○千○之○徒○共○
 學○。其○教○必○以○文○行○忠○信○。其○雅○言○必○以○詩○書○執○禮○。其○自○為○
 學○。則○繙○十○二○經○。而○不○以○為○多○。三○絕○韋○編○。而○不○以○為○勤○。聞○
 樂○於○他○國○。問○禮○問○官○於○人○。射○御○之○卑○。執○焉○而○不○辭○。獨○立○
 而○訓○其○子○。其○學○必○在○於○詩○禮○。語○上○而○為○顏○子○。言○其○目○。必○
 在○於○非○禮○之○勿○。以○視○聽○言○動○。而○其○所○自○言○。則○曰○下○學○。而○
 上○達○。此○先○王○立○學○之○方○。而○教○人○之○意○也○。由○今○之○道○。而○為○
 學○。誠○不○能○一○二○以○合○先○王○之○法○。既○皆○曉○然○知○尊○孔○氏○。而○

通志卷之三十一
誦其所傳。則於形器名數。固不能無。今昔先後之差。而視聽言動之用於所感。出之必有其物。動之必有其節。閱千百載。而若旦暮。其曰下學云者。攷於其書。而可知也。是將不越夫耳目手足之間。而有以得其不可遇。不可致者。惟在夫慎守而篤行之而已。可不勉哉。

晉江縣題名記

晉江縣舊無題名。而有題名者。始於嘉靖二十一年。邑令貴溪汪侯宗之之所為也。始侯至縣。屬長吏久曠之餘。務弛蠹焚。叢沓委頓。歲又大饑。侯補助收救。抉剔滌滌。治功滋起。民用大和。乃以其間。申命衆史。蒐獵牘書。

邑人作長吏
題名記不得
日置議論故
剛後畧用贊
祈議論俱從
言發出明
體要作文
自不可不知

考前為令者二十九人。得其名氏官里。伐石鑿之。立諸治堂之左。以待來者。而以記屬予。其言曰。自吾為此。常憂邑之繁鉅。而懼其不敏。問地於畝。而田之以頃計者。五千。問民於版。而男女之以萬數者。餘三十。問士於學。於塾。而弟子之以業名藝占者。至數千。可謂地大人衆。而禮樂物軌。誅罰勸賞。禁戒教令。行於其間。則令之施。為非惟民所由利害也。當世之治。亦將有考焉。吾之為此。非謂其力之足以獨決。而專濟。蓋欲考前人之為。取其効。見於事。愛在於民者。以自勉。以與人同好。而共其利也。故知其入。則欲求其事。以見其良法善政之所存。

得其事。尤欲講其人。以追其流風。餘思於不泯。故雖當官曠歲。儉之際。勤於有事。而獨不敢緩乎此。且使好古之士。為今之吏。用今之民。欲以得志於治。非變禮易樂。擅刑出賞。宜難以得志。又勢之所不得行也。籍令處得行之勢。非漸之以馴。久遲之以歲祀。猶不可異於成。今制官以九歲為任。而此二十九人者。在任之間。或陟或罷。輒以舍去。無有滿制而任者。其變易之數如此。雖有聰明彊固之材。亦且因時便事。營民所急。以就當身之功。孰能操意悉力。措無窮之慮。以俟難必之時哉。有誠心如古之人。則遵法於今。而媿効於古。亦何所不

可。龔黃朱召。漢所稱循吏。其為政刑賞禮樂。豈必盡合乎古。正使古之為吏。亦何以加焉。在職之久。近非可以自斷。要以盡吾誠心而止。苟其一日之在。而不敢以不盡。此吾之志也。夫樂前人之善。而思與民同之。又不稱其不善者。其意良美。所自為志。知用今以合古。尤非俗吏所及。是可書也。昔漢高惠文景。繼體遵業。循吏之盛。始見於孝宣中興之世。桐鄉零陵。成都膠東。皆吳蜀萊楚遠絕之域。循吏乃在其境。今上嘉惠元元。申儆吏治。方有意於勵精之功。而晉江僻在粵徼。後之傳循吏者。宜有取於侯。於其時事甚相類。然傳於文翁。佚其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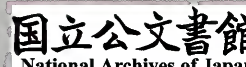
王成佚其州邑。而此石之存。侯之傳。其可以無佚矣。余既述侯之言。而復論之如此。使來者得考焉。

衢州守李克齋先生生祠記

豐城李君邦良。予友也。予始得友君時。皆蚤年盛氣。藻飾以文華。馳驟以材力。高覽一世。趨舉雄步。翹然有自喜之心。而際昌熙之會。事神聖之主。先後為禮樂之司。頗涉清華。方其得陪經綸之宏議。佐制作之鉅猷。志厲當塗。而情晞翊聖。顧謂州郡之役。勤於民者。卑勞於事者。細目之鄙俗。不足為也。已而並以職事失大臣意。得罪。出為外郡之貳。予猶偃蹇桀倨。不知省循。以圖改悔。

前段言治蹟
後段言祠點
明處在自喜
日得數字

時或有所見於事。而加於民。則垂忤背馳。而不適其可。而李君獨能韜函芒穎。磨砥圭角。俯習民功。以起士譽。予已善君。觀其所進。而慨然以悟。非徒貶損。知過為奉。譴以承嘉惠者之宜。而其勤勞於卑細。而能不厭者。乃所以篤純固。而基高大也。其後稍遷。余督學山東。而君為衢州守。學憲於外職。為近於清華。不得効其力於卑細。以致其進而證其所悟。君既守郡。則於民益專。而於事益詳矣。君為之益不厭。悉其意以厚於民。諄諄然如拊摩乎其子。瘞其身以周於事。皇皇然如經營於其家。而郡於其時。又有不測之大警。間值之異災。以嘗試君



之閑畧偉畫。而開發震動其所為。君應猝如宿慮。度遙如嘗歷。卒使水不為害。而盜皆就執。至其建學命師。以率先教化。嘉育士類。改創而不徒沿習。鼓倡而非僅因守。文華之美。才力之雄。施於民與事。雖其卑且細。而昭新弘達。超然不群。其所藻飾者。乃道德之精英。而非文華之末技。馳驟者。乃事業之軌蹟。而非材力之小長矣。君為郡滿考。余以叅知汴省行過治所。見君意殊得迎。謂余曰。子雖不辱為郡。免折腰之耻。然循吏傳當無子名矣。君言如此。良自負也。已而君擢副使以去。郡之長老某等相率建祠於城北。以永所思。豐棟飛甍。崇廣麗

密。巍然肖守之貌。尊祀其中。後七年。程侯習齋來為子泉州。衢人屬程侯以祠記委予。予觀史傳所載。如枚臯東方朔。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終軍之流。依近左右。游談芬芳。揆摛黼藻。寵飾甚盛。而文翁朱邑。龔遂。召信臣。杜詩諸吏。為民勞苦不怠。除疾去煩。興便開利。跡麓務瑣。以今觀之。彼光榮飄浮。彌文靡汰。無足稱述。而循良之績。惇慤悠裕。談之有足論。而思之可以興。高下得失較著。君向得罪。而後復屈為郡。誠不為不遇。予雖不獲効其力於卑細。然已有悟其記君祠。庶謂知者。君與余所共敬而友者。有武進唐君順之。唐君為翰林。最號清華。

嘗好言民事。在職時。每欲乞一郡自試其才。以見志。而不克遂。予旦夕謀訪唐君家居。倘相携過太末之里。求君之祠而謁焉。覩所謂豐棟飛甍。而君生像巍然其中。既以自慚。且誇詫。唐君以為君明其得意。君名遂。邦良其字。以祠部郎中。謫為湖州郡丞。遷守衢州。於予為同年進士。

故太常博士鄭君贈典制詞記

皇帝嘉靖中有某年某月某甲子。太常博士臣鄭一鸞。滿其官之考三年。以其績上吏部考功。吏部覈具博士官績以聞。皇帝若曰。惟余欽于天地宗廟百神之祀。

又章詳于典
刑且著當時
贊使後有所
考有用之文

太常實典其儀章品物。厥著勞效。宜有推卹以示褒勸。事下吏部司封。吏部按令甲所著。循令以請。於是博士之父某宜贈太常博士。母蔡氏宜贈孺人。報曰可。中書其撰制詞。代余言。垂寵錫焉。詞未上。而博士以疾卒於官。中書不敢廢其事。上所撰制詞。尚符璽奉寶以行。詞下。其詞仍錄副。以授故鄭博士一鸞家人。家人受詞告第。存其副。以待墓焚。而博士之弟臣一鳳。以材舉于鄉。當計偕入京師。未及焚副也。比罷南宮。薦歸。一鳳奉詞及副。悲感雪泣曰。惟先臣某。含真蹈義。抱德弗顯。以有臣兄。惟臣兄一鸞。率志飭躬。底懋厥職。揚于王庭。以知

有臣父明主不卑小臣。錄勞閔孝。原本所自。褒及幽遠。不遺死臣。用終恩命。奉行之吏。罔敢怠廢。昇茲制詞。如臣一鳳。賤貧自脩。不卒厥事。以敦斯禮。是無以光。昭君賜隱兄之志。而沒先人之德也。乃以二十三年八月某甲子。焚其副墓上室中之主。敬易新題。具如儀式。而臣某與覩其事。一鳳懼速湮沒。後人不聞。再拜請曰。願有述也。庶詔後人。使知所繇。以教不忘。臣不肖。嘗待罪禮部祠曹。掌隸太常。知其牲醴幣玉。罇釶簠簋。鐘鼓翟籥之器數。凡郊廟之祀。當與侍儀御史。察其如禮與否。常得降陟壇壝。出入輿柝。以觀大事。備窺皇帝一德。

欽明於穆維禎。知祭為有益。而不敢忽之意。蓋嘗患文吏有家室。畜妻子。恐不蠲潔。非所以佐裡祓而贊昭格。盡易置太常卿貳。而以道士為之。而其儀章品物。有難知之義。道士不能具曉。故兩博士仍置。文吏博士於卿貳為屬。道士慚不能曉其義。每害其能。而博士之職。其難蓋十倍於他日。一鸞嘗為其長所中。下獄幾不免。賴聖明察其無罪。而有勞。復其官。因其滿其官之考。以有茲褒典。蓋大小臣工。有服在朝。滿其官之考者。於令甲皆能以資秩所宜得。推及父母。若常制。然不為異恩。而為太常博士。於今日者。能滿其考。無罪而有功。實難於

前段敘五
美錯落變
化後段論
五美歸重
世義文身
有倫議論
有要

他官鄭氏之後人倘有考於此蹈戴鼓舞皇帝之賜
宜求末無極而博士臣一鸞効職之勤益以明白矣臣
某故備而論之以授一鳳俾藏于家

五美堂記

予與今方伯龍雲東先生同官中州職事之外有問學
之講義相好也雲東一日揖謂予曰龍氏之得姓於茶
陵也舊矣茶陵言故家右門無不同聲以五世推龍氏
者以不肖之蒙燾受遺馴有今日不肖遂因中丞西陂
劉公總括名堂之意揭扁於中所以光昭祖考之令德
而訓示子孫於無窮也願得一言記之於以發揚既往

詔告來茲甚大惠也予因請於雲東氏而得所謂五者
之詳蓋先生之父鑑齋公不惜百金之產割賀石之塘
以息族人累世之訟至先生之身尤緝鑑齋公之意資
贍孔懷調恤同族俱播諸鄉評其遷葬師窆惠及厥子
尤昭昭在人耳目冢嗣越亦克遵先矩讓地不垣先生
之祖父母父母以及諸兄皆差池上壽齒髮堅好耳目
聰明無不踰八十而後終其存之日以耆德為鄉人所
賓州長邑子以射禮饗老於學宮則先生之祖父諸兄
尊於賓席者歲不乏人焉茶陵潭之巨郡也自先正李
文正公而後郡之衣冠歸龍氏蓋先世之族子誥與從

子欽皆世登名於天府。先生政成績懋，聲聞上達，爰獲
三世之褒。司封撰事，內史摛詞，爛然寵章，賁在泉壤。誠
人臣之極榮，士者之至願。而為子顯揚之孝，於是乎備。
雲東乃因鄉人之稱曰世恩，世壽，世賓，世科，世義，以名
堂。而西陂劉公遂總括曰五美名家。此予之所聞於雲
東者如此也。故少師李文正公今宗伯張陽峯公司成
鄒東郭公於龍氏皆有論述，多為世義而作。乃五者之
一。今斯堂之名，聚先世之全美，其體尤重，豈鄙賤無能
之文，宜參其間，且使僭出群公，總記其事，尤非所當。顧
以從游相好之義，思得託姓名於屋壁之間，使龍氏之
後人知予於雲東有問學之講也。故不讓而記之。夫天
生人而與之以秉彜之性，收族敘倫，所以重本而和親
也。稱於人人，厥號甚美。孰不欣赴樂為者，不勝其欲利
之心。是以雖勇發而苟沮，如龍氏之先，捐厚產如脫躡，
以成好義之實，可以為美矣。至於年壽之高，賓饗之榮，
登巍科而貶封寵，是四者或係於天，或係於人，有難必
得。然非有嗇生觀養之宜，飭躬踐行之修，則不可以得。
壽亦不足尊於州里，而為人之所賓。為士者非有殖學
懿文之能，守官靖位之節，鮮不淪胥庸伍，而身終不齒
於一命。亦何以徵寵靈於天子之褒，而窺史氏抽筆

代○言○之○華○哉○。是○則○鄉○之○人○。雖○若○以○四○者○衡○置○於○世○義○之○
間○而○為○五○。乃○所○以○明○夫○雲○東○先○生○之○修○於○已○者○。足○以○致○
之○。非○可○以○回○邪○干○之○於○天○。徼○倖○取○之○於○人○也○。是○豈○不○可○
為○美○乎○。吾○見○名○堂○之○後○。茶○陵○之○尊○宿○稚○倪○。登○斯○堂○而○閱○
其○稱○名○之○實○。莫○不○知○龍○氏○先○世○累○行○積○庸○。以○備○受○天○人○
之○福○。非○徒○以○喬○木○在○門○。為○望○於○一○州○也○。龍○氏○之○子○孫○
族○姓○。聚○樂○於○斯○。汎○掃○瞻○拜○。考○習○先○人○之○美○。與○其○適○志○嗣○
事○之○孝○。紹○述○不○勸○。知○天○之○不○可○以○回○。干○人○之○不○可○以○倖○
冀○。其○修○於○已○者○。惟○世○德○之○不○違○。則○一○名○堂○之○間○。所○以○光○
昭○祖○考○。訓○示○孫○子○之○意○。豈○不○重○哉○。豈○不○遠○哉○。雲○東○先○生○
信○古○好○學○。持○身○奉○職○。具○有○本○末○。而○承○家○遺○後○之○謀○。又○如○
此○。皆○非○世○俗○聲○利○之○士○所○及○。予○愛○之○慕○之○。而○不○避○其○言○
之○長○也○。

聚樂堂記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矣○。粉○白○黛○綠○。雜○進○迭○侍○。衿○襦○璫○珮○
交○於○几○席○。觴○俎○之○間○。而○不○知○夜○之○將○旦○。則○悅○色○者○之○所○
樂○。而○夸○者○。訾○其○內○。極○意○六○博○。叫○梟○盱○盧○。擲○手○交○臂○之○頃○
。車○馬○乘○徒○。離○合○於○一○枰○之○上○。百○萬○為○擲○。曾○不○足○以○盈○其○
一○睨○。則○博○奕○者○之○所○樂○。而○豪○者○。嫉○其○辟○。擊○槊○試○劍○。砉○然○
雷○奮○。颯○然○風○靡○。始○陽○卒○陰○。術○殫○於○角○。而○勇○力○泰○。至○乎○多○

文前段募
似國策楚人
說莊辛幸
口論後段議
謂是曾南豐
亦數

變其樂進於技而以豪自喜不虛也。有嗜圖畫鑒古玩物者過而哂之曰：是何龕猛而近鬪也。則發秘塚壞壁之藏，旁搜而善購，一珎一異，聚徒縱觀，以炫博而長價。自以其樂在乎藝與能也。又有譏其側者，風騷自命之士，矜才於形容，盡態於藻績，此唱彼和，騁奇競巧。當其元本之冥思，模寫之妍狀，可以廢食寢而忘昏旭，彼鑒古者之所好，蹴然退舍，而知其不足稱矣。儒者猶且非之，則樂之所至，豈有涯哉。西亭君築室以居業，貯書數千卷，百家衆技，稗諧小說，佛老異典，莫不畢具。其要在於六藝詩書之文，晝誦夜諷，矻矻焉竭其心思之所極。

恍焉而前疑室焉而中悱，意挫形頓而不敢休。客非有事於斯文者，不得闖其戶。非但歌舞博塞技擊之，以內辟龕猛見誚者，無所干於斯室。而玩物好事之閒適，與夫絺繪章句才人一伎之工，且以為壯夫所悔而不足為也。當其覃精於一息之近，而妙契乎千載之遠，若古人之在而與之為酬酢，客之以斯文至者，攷證辯說窮浩蕩之倪，而析抄忽之端，自以為舉世之可樂者，莫斯若也。名其堂曰聚樂，以書至清源山中乞記。夫生於宗室貴富之家，則啻於歌舞放於博塞技擊而不患乎內辟龕猛之誚，以其居養所致然也。有能鑒古自適，琢句

爲工則可以自拔倫輩。而爲學士大夫之所道。君所爲樂。乃在此而不在彼。至樂之涯。其果不出於斯堂之所求。與嗟乎。是書也。吾見夫讀之者之多端。而所以致其樂者不一也。得之者以繕性。而失之者以溺心。悟之者以反本。而徇之者以滅質。方其悅於博而耽於文。則心愈溺。質愈滅。而愈足以爲樂。吾又安知是書之不爲聲色之娛。博塞技擊之靡。而何以賢夫鑒古琢句者之所好耶。君誠以吾說而自究焉。則今日之讀。固向日之書也。今日之樂。有非向日之所樂矣。客之來者。有適然而忘於所知。亦有瞿然而惑於所見者矣。然後謂之能窮至樂之涯。而不復爲過者之所譏。如是則請西亭君終日讀書於斯堂。而勿輟。

南安縣重修秩祀壇廟記

南安唐侯爲政之期年。補助興發。既有以佐民之急。使樂其生。然後教之以相親睦。收恤之義。服習戒令。蚤避而鮮犯。邑以靜治。乃始用其力於所可勞。而社稷山川。城隍之祀。以次修舉。棲主之壇。妥像之廟。繚壇之墳。翼廟之室。木堅石密。崇碩麗壯。與夫齋舍庖廩。各得其所。如新作然。而器服之有事於祀者。攷之法式。無有不備。其財之所出。則民相勸。以多寡。期以集事而止。數入不

坐史之論失也。矯拘儒之論失也。蔑此獨從民之欲。惡勛出本原。且與陰陽寒者同其屈信。可謂得鬼神之情狀而救矯戾之小敵失矣。

待會而足。各執其役以赴所事。嚴侯之命。如嚴于神。訖
事之集。侯未嘗少見聲色。既成。相與鼓舞。誦詠以樂之。
莫有以爲病已者。方未事之初。侯以朔望之謁。春秋之
祠。有事壇廟。肅恭蠲潔。介神之聽。顧其傾壞剝蝕。蓋慨
然有意矣。益究度其所以勤於民者。至於期年而後。知
其特之可也。茲役之舉。果以不勞而成。侯復有事於神。
牲肥酒清。苾芬通徹。登降奠獻。始卒有容。肅潔之誠。有
加於初。神益顧享。靈貺昭答。民來瞻視。歎慕悅喜。祥氣
休鬯。疵癘不作。侯懼後之廢其事。而卒無以相民也。乃
來請記。天祭之爲義。深且遠矣。其最著而易知者。以爲

民而已。有水旱之過。則社稷可得而變。順成之年。蜡始
通焉。此其易知較然者也。民之所求乎上。不越憂樂欲
惡之端。而憂樂欲惡。生於安危得失之際。先王圖民之
所以安。爲之聚其所必得。其始必在於居與食。彼有欲
惡之情。起於微。則祝慕驩嚮。以迓其來。嘻嗟拂蹙。以送
其去。亦理之必然者也。而彼不可使明者民也。故立之
祭焉。使其望之於不能知之表。而常冀之於可有獲之
間。而祝慕驩嚮。嘻嗟拂蹙之情。有所寄。而無滯越壅闕
之患。此其明之之術。而所謂鼓之舞之之教也。天子以
命諸侯。諸侯以自建其國。未有廢此者。然君之所以致

通鑑卷之二十一
力於民則有政矣。取予歛散。勸董誅賞。所以與民從事。皆殺於社。竅於山川。以爲降。其施設出於仁義之盡。而感通動於精誠之極。王帛之沉燎。血毛之割瘞。猶其文之所爲享。而非義之所存也。至於風霆霜露。迭出而有節。暘雨寒燠之行。不失其時。以相民出作入息。寒衣飢食之求。無弗得。所樂而不逢。其殃則以爲神之所爲。而不知其政之出於仁義。有以導播嘉和。攘却乖凶。其始殺之而降者。終執其權。以助其能。彼不可明者。徒以爲神之所爲也。民之所以與神交。有所有報。以奉歲事之常。滿其祝慕。離嚮之所欲。而雩禘禋禴之豐。雖設其名。

具其儀以待。將以宣其嘻嗟。嘒感之情。爲之求去其所惡。而卒無所用之。是政之所爲貴。上之所以得尊於民。而君子之所以藏身者也。昔之學於孔子之門者。蓋講之矣。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他日復以事鬼神爲問。嗟夫。是猶未免貳於幽明。舍其所以治人。而謂有可事之鬼神。則所事者。將在乎王帛血毛之物。齋沐薦徹之節。而取予歛散。勸董誅賞之施於民。以爲有司之法而已。果其如此。則所以治人而辯且嚴。蓋府史之能。其齋祓祗敬之接於神明。何以異乎祝巫之所執。蓋其義失而教存。則賢者不免於惑。而况於禮樂廢缺。其數既失之。

後吏不學道。而有土與民。是以卒無善治。而民亦不可得而使。而唐侯獨能奮於今日。其出於政者。未嘗不貫乎禮。而著於祀者。未嘗不通於事。侯其學道者。與故予樂爲之記。且使繼侯而來者。有寤而不惑。勤民而不爲。府史之政。敬鬼神而不爲。祝巫之禮。而民之永有相也。其亦侯之意也。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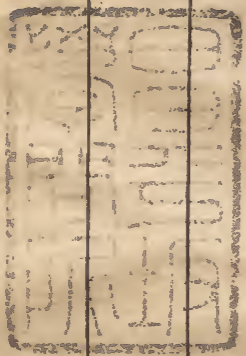
安平鎮新建四門記

晉江所治之鄉。惟安平爲最鉅。宋所置石井鎮。而設場以權是其地也。阻山襟海。民旣以是蕃其生。而亦多盜患。其生旣蕃。益柔頽膚靡。無扞禦格鬪之固。盜至則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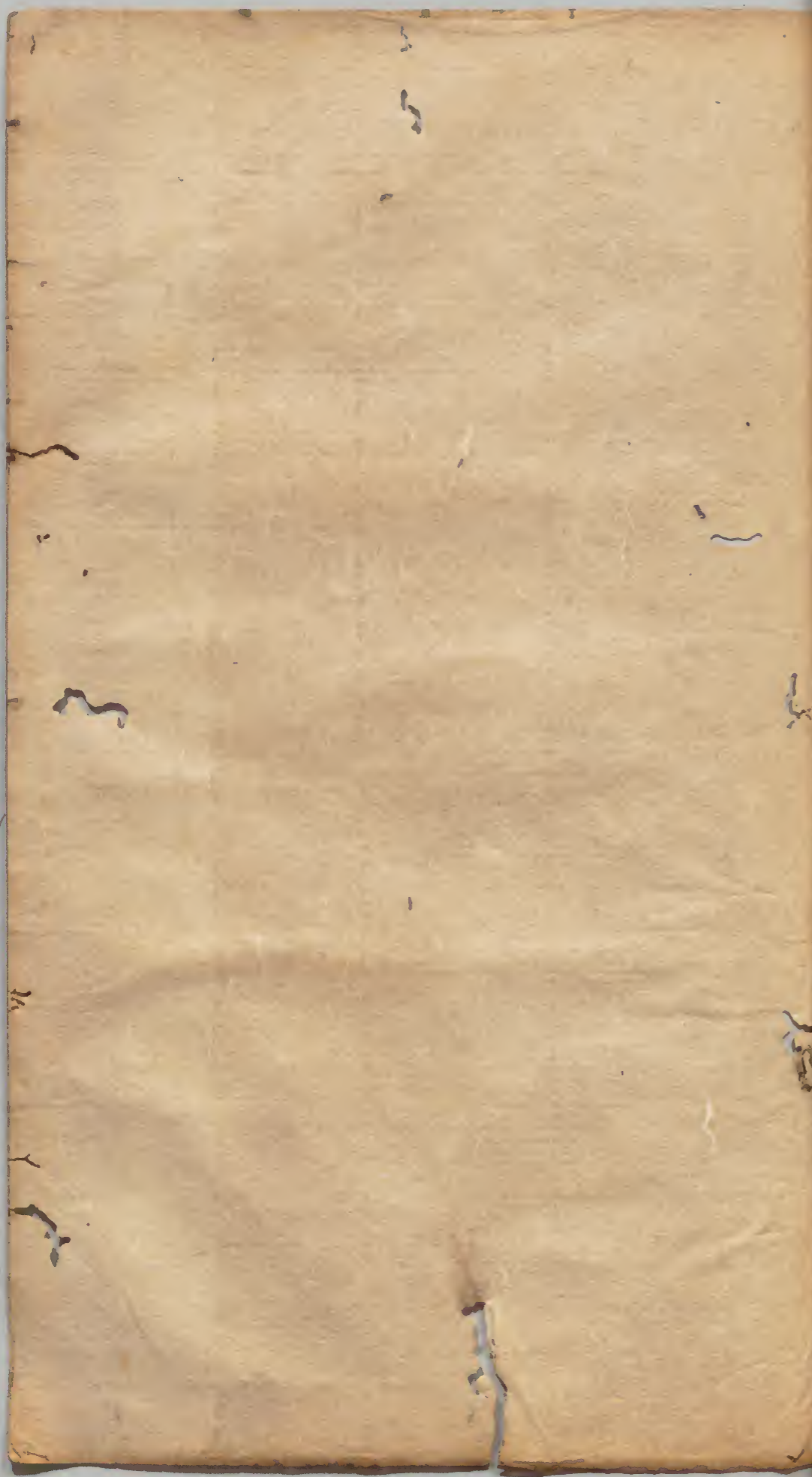
擣以逃而已。嘉靖乙巳秋。值餘姚宋仲石公來尹茲邑。好問民之所苦。而安平之民以是告曰。惟卽鄉之隘處。扼而爲門。則盜至不得突。民有固心。而知所以備守矣。侯履其鄉。度宜爲門者。四擇民之良。使相與勸分庀役。而四門成矣。門成。又爲民畫所以聯保伍料丁壯訓材。勇而除戎器。以待盜至。自是民知盜之必不至也。樂其利之遠。而生之可以無患。相與言曰。受其賜而忘其報。吾其爲良民耶。乃卽民之秀者。邑諸生某輩。謀曰。其將何以報侯哉。惟得能言之君子。論其意以美之。其幾乎且因以紀實示遠。而詔勿壞。君子宜以爲可。於是諸生

來請文某敬諾而爲之記曰古稱興事就功好一切有
爲於世如術數名法之學其說深峭踔厲有絕可喜者
學者鮮不誤焉法家之說以爲可與蒙成而不可與慮
始者民也故其所語至德大功必不諧俗而謀衆術家
之說以民之智爲不足師用爲政而期適民者亂之端
而不可以語治也至其所引前事以明其說以爲禹決
江濬河而老稚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則閭井謗詈何
其異於吾儒所云也民之所甚不欲而難驟使者宜莫
如勞與死儒者之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
民雖死不怨殺者方其勞而殺之也無有以上爲怨者
非其初之不可語至其旣處佚而後安其勞之之非厲
旣得生而後悅其殺之之非毒也嗟乎儒者之道不行
而術法之學方爲彊毅開敏喜事功者所道而咈常圯
族之材宜其多出於世而民之不見君子之澤其已久
矣夫今觀宋侯所爲何其有古君子之風也謀其民之
所以生而不至於殺之圖所以佚民者而勞之非徒不
怨而且以爲譽於吾儒所云蓋亦合矣且夫四門之建
所糜者民之金侯非能捐以予之所勤者民之力侯非
能躬以佐之是蒞政之體而不違道以干百姓者之所
爲也然民之欲歸美於上以爲侯功不敢安有其賜者

一唱而群和不戒而若赴其始民以爲可舉而侯從之
是侯之政適乎民而已侯以爲必舉而民應之是侯之
功謀於衆而已烏睹夫慮始之難而豈有不足用之民
智哉侯愛身潔已不以非禮自污凜凜乎如處子之在
閨前圖史而後保姆其與民接瀝腸披腎語盡而情忠
惟恐民之不諭于我而我之不悉于民也其善政甚多
四門之建若不足頌而今之有位力得以爲民稍有建
置以立永利而便庶情則喜事功而有才者皆能之况
於侯哉故余諾諸生之請特著侯之能順民以舉事有
古君子之風者以爲侯頌而慰民之思且以告夫後之
爲政者信儒學之果可用於治而術數名法之家之果
不足學也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The righ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features a grid structure with vertical lines, typical of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grid consists of 11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bounded by horizontal lines at the top and bottom. The paper is aged and shows some staining, particularly at the bottom. On the right edge, there are vertical inscriptions in Japanese characters: "遠山集" (Tōsan Shū) at the top, "卷之三十一" (Volume 31) in the middle, and "三十一" (31) at the bottom.

